小倉山房文集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一

錢唐袁枚子才

沈研圃太守送行詩序

士大夫之賢在官見不如其去官見何也在官見賢遲道于譽者僾爲之去官見賢則味得于閒而其眞乃彰然官有不得不去者有可以去可以無去者不得不去者或遷或黜或以篤老辭人雖思其賢而明知其勢不能留則望絕若可以去可以無去者其過甚微其迹甚公其不當律令處亦甚小人求免思其賢而望其留及至竟去覺不能留而望之之心猶眷然其未絕絕與不絕送者心也與去者無與也雖然使其去官之故誠過

也過雖微其賢自在原不必因其賢而爲之諱若其所以去官之故非過也即賢也則不特其在官之時賢不可沒去官之後賢不可忘而即其所以去官之故亦當爲之白其賢於天下今夫誣告者加等越訴者笞此令甲也懲以示民者古人象魏之義然越訴之懲宜於督於撫於臨司於太守而何以懲於縣之庭縣一邑中有里老有尉有主簿有丞而後有令訴者宜先之里老之尉之主簿之丞而後之令此古人立法意也令體且然其上焉者可知在民固侵官犯也僭官非也今之人使之爲之而自以爲功則何不並糾職而廢之故因爲攻雖知政體尤難太守沈柳圃先生爲民訴不問躐級去

夫民訴理之直也縣牒未至而侵冒之非政體也然以爲過則亦無辭先生治江寧六年民熙熙然不知有先生及先生去幼者啼老者泣鄉然若有所亡嚮上之設官所以爲民也然往往去留之故多矯拂于民心而爲之民者必號于上而爭之曰若宜留若宜去民之權無能爲也倘上之人又必強其民而諭之曰若雖留而汝勿許詘也若雖去而汝勿許思也則上之權亦無能爲也錯夫上下交相勝之故而先生不能已于行矣民不能已于送矣邪之人歌詩代餞而屬枚先爲其詞曰我有亡友號程啓生先生敬之爲其窮經我有弟子厥名陶湘先生延之與論文章兩生窮士顯者所棄先生

不然曰我之事惟古太守興振育才今無其權敢無其懷抱此區區施于有政難告上官可告孔孟漢守吳公治行第一祇爲賈生他事沒沒又有文翁循吏居首考其本傳一事無有但開入學釋菜奠酒古人往矣存此高風先生來矣心與古同一朝命駕民送于野或欽其車或縶其馬有酒盈尊有淚盈把謂余不信請聽歌者

女弟盈書閣遺稿序

庚寅夏五女弟秋卿以娩難亡于汪氏兩家以爲大戚凡姻婭餘須屆殘腊亦俱走位哭三晡而俟盍其居恒御行字而敬德而度有以爭人之深也逾年妹壻楷亭屬序其詩余不禁絲縶淚洏淒而爲翻其前行曰嗚呼吾忍序吾妹也夫吾忍不序吾妹也夫妹爲叔父健磐公第四女生長粵西余歸叔喪于杭始見妹妹莊妹恬嫕從禮而靜心雅憐之不知其能詩也居亡何讀中秋七夕等作愛其清絕色然而駭亟偏一敘以勖恭之妹竊喜自負益奮從此以詩名噪于時既婚汪氏得尊章懽恩前室孤如實出已治家備整膳畜偏綖閤戢勿綢暇

則咿唔雜與鍼黹間作汪故巨族人夥而賢聞妹賢且
才爭來窺觀或寄卷冊巧題或書所作求唱酬削改妹
推遜其坐非意酬答深思矜澀辭不鎖顧伏歎有林下
風余過揚州視妹妹尋余護甚一浣濯一膏殿必躬辦
治知余嗜潔屢雛滿籍簾前燈熒熒猶蘊火烹茶以俟
探刺余少休輒刺刺述履捧帥稱出狀几磨盤狀余而
笑余戲曰女弟子又索診詩耶應聲曰阿兄之聰也嗚
呼此情此景曾幾何時而今不可再矣妹詩淵雅志潔
而情深猶乎其稱模繡也因念遂古來哲人偉士得一
卷書傳後死猶不死妹雖一女子雖死有可傳者存夫
復何恨獨是余年稍大遊妹年幾三十八訂例以胥火

家爲孫賢續史故哥妹皆序余余不肯序妹乃忽反其局以相將天道茫昧一至于此嗚呼命矣夫

送上元監令牧邳州詩序

吏科給事中方俶川來言曰制軍鄂公其有道者歟攝篆未及稔劾池守王擢上元令監其於舉錯也當余聞之始知監君之遷於邳也夫出處士之大端也世有寢兕持虎望之威如而居前居後無足輕軒者比比也有人焉能使人聞其出處以卜其薦之者之賢否則其人之賢否可知也已乾隆十六年

天子南巡前之吏借供張名掊克自私監君獨不然蒭秣甘麩非不取之農也必償其值酒醋饑祓非不役夫工也必酬其傭幣純四緉非不貸之紳士也必量其家當是時瞰者邀者翕翕熱者擢其能於上者僉拙君之

所爲不一年穰徭畢乘興旋民相與述於道官相與議於廷今之所謂賢否者非昔之所謂賢否也且夫監君亦豈遊人倚弛王事徒煦煦焉好聲矜賢而已哉不過體聖天子恭儉慈惠之意力用公正先天下而無所於私也夫當此雜燎原時而獨施一障以相蔭民跂跂然趨之者自往而不可休此亦情事之易知者也然使知之者多而能之者又多則監君不能於前而賢於今矣下邳土瘠而隣河流亡者頗脫不止邳公以君爲知君能發下其數謞謞褻褻必有以懷來之也雖然上川者業已高矣然在右視而巍巍者尚在其前則進而上之無已焉夫人發一言措行一事正則必有譽與正

之色應而而至此無他求能忘已故也士君子必能忘其興乎人之已而後能存其同乎人之色記稱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易稱君子獨立不懼而仍藉用白茅家之至也遜矣盡君行之哉勗之哉邦之人所不能已于君者請為歌詩書於吾言之後

龔旭開詩序

作詩如鼓琴然心虛則聲和心窒則聲滯未有矜矜膠目伉伉自賢而能學詩者也吾雅遊龔子旭開有年其人攸然而靜禁綴其綴行于途望之者皆知為詩人余論詩稍苛而于所交好者為尤苛以故旭開詩為汰其七八逾方疑旭開之以不聽聽之也亡何旭開端書兩卷來凡余所未取者盡棄之或取而有所商榷者盡易之嗟乎今學者略識偏旁解韵語便築堅城而自固者比比也旭開于詩深造有年獨能從吾言如轉圜然則吾言之是非余亦未敢深信而旭開宅心之虛美哉淵乎未可量也其詩如琴之和也固宜旭開不專名一家

而布格選調不落唐以後余按周禮調樂以鐘磬爲主作鐘磬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于廂懸諸音皆受鐘磬之均所謂辨聽律也至于享宴殿堂無廂懸即以笛爲鐘磬旭開能以唐詩爲鐘磬爲笛爲均其于鼓吹休明也尚矣因其付梓爲序而先焉使世之人知旭開之心而后讀旭開之詩

送劉廣文入都序

學之士三年而大比學之官六年而秩滿士之舉于大比者百有一二焉官之舉于秩滿者百無一二焉夫官士爲之也爲士而舉易爲官而舉難是何也則獨不見夫學中之士乎翩然蔚然濟濟然雖堙沉而俚者亦各挾策而思上躋其學中之官則薾然頹然踽踽然雖梟俊而銳者亦久于其中而莫克矜奮所以然者國家用人如倉庾氏之登穀也其美者以供帝之粢盛其次焉者以餼百官饗兵而其紅朽而將腐者則又念其本五穀也不忍棄之則始置之于陳陳相因不甚萃權之所學官亦然無權無勢無財而又無所督過故其氣易衰

于是世之人見公卿中岳牧守令中有拜起舒遲者喘而言臑而動者爭非攝之利而徵于顔者必相詆娸曰是何其類學官歟于學官中見有襜襜盛服者儦儦利走趨者齒牙鏗鏘能識時務而不泥于古者必震而驚之曰是奚不爲公卿岳牧守令歟噫學之官所以教天下之爲公卿岳牧守令也而世之人尊彼而絀此乃至于是則官之流弊使然也雖然于無人之地而求其有也難于無人之地而欲拋其有也又難陳奇寶于廟堂人皆曰宜則亦過而忘之矣若措之卑辱與渫之所雖鄉曲僕夫亦必代爲傷也怡用而動色相顧此又物理之自然而不關于其遇不遇也晨坡劉君官上元學六

年予疑其人浮于官將必速飛今年二月果擢爲縣令而江南北之任是職者凡百數十人皆莫與焉那之人爭爲君榮不知不足以榮君也何也君固公卿牧伯才也屈止一縣令也惟其一紆折于學官閒而人乃適適然驚然則是舉也非君之榮乃學官之榮也且夫物之能雄其曹者非止一隅一所而已也既能雄乎學官之曹之上必能雄乎邑宰之曹之上君之此行也其無所不雄又可知也然而黄老家言固有以捨爲取以退爲進者吾願君自今以往聽其身之日上而心不與焉是則朋友贈言之義而已

東皋詩存序

乾隆庚辰予過東皋邑侯何西舫數稱汪生楚白之才予心識之而以遠治裝故不獲相訪今六稔矣弟子黍云亭來手一編曰此汪君所選東皋詩存也汪君死遺命是先生且索序且付梓嚮汪君此選將以存東皋詩耶然汪君存則東皋詩因汪君而存汪君不存則汪君之名又將藉東皋詩存而存其序與梓也誠不宜緩也何休曰古者婦人五十無子擇其辨獲伉健者使居民間采詩故幽隱必達今其法已亡雖有鈞韶異音聽者一過蕩爲飄風無人爲聚而存之詩寧能自存耶汪君慨然倣宛雅故事輯而存之篤矣乎仁者之情亦居東

畢者之幸也惜訒剛求已賫志以歿而余又相稽于邂逅不獲一交臂共捬蓺雅殊嗛人意然亦豈料汪君于委化時不瞀亂不顧妻子悲泣而轉以鄙人之弁語爲拳拳方知韓仲卿稱曹子建夢中求序定非誕語而汪君之于是集果如是之不苟然也宜表而出之使後人知之

裴中丞退思圖序

古名臣未有不抱出世之心而能有蓋世之功者也昔人稱謝傅功高百辟心在一邱猶是昔人風味若唐太師裴晉公則樂寄主臣以身繫天下安危乃闢居綠野物外自娛此其心豈眞耽江湖忘魏闕哉蓋亦守不以寵利居成功之戒而且以爲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大臣事也倘進之日多退之日少則宜其忠不足而過有餘矣退而靜思非深山邃林其奚居焉裴二知先生開府皖江譜科頭小像雅踞松石間兩僮抱琴一兒子執書侍其旁瑩隮直君繪圖非嘗觀先生圖知先生不愧晉公之裔也今夫鳳皇儀于虞廷騏驥馮于殷輅夫豈

不際隆堅聖爲世禎祥哉然其心未嘗不樂烟霄而思山野也惟其能有是心故不繁不擬而用乃益神先生以此意托之于畫若有所慕而未遂者然不知身之所居者迹也心之所存者神也神之所存迹不足以拘之古之人有殷求門若蓬戶者有視伊呂若鶴鹿者先生于道大行時而能遐思物外不以勛業自矜此其胸中早已滌蕩萬物而超千古矣然則牙旗羽葆皆可作清泉白石觀也呵騶引騎皆可作松風水竹聽也縱天子爲蒼生故不肯以此境賜先生而先生心中之清爽又何嘗終日不在畫中耶若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語則求免猶有已之見存而求足爲先生諭也畫之

前。來題額點之中來題詩先生不羿他人先以爲枚先。生。之。意。以。山。水。何。山。人。猶。之。居。細。前。廣。廈。間。當。開。鈞。韶。而。之。乎。蓬。蒿。廣。漠。之。鄉。則。必。爲。鴟。音。而。屏。譽。之。也。枚。不。敏。其。又。何。辭。

汪樸廬聖湖詩序

聖湖渟渟然橫于杭之城西而春而秋而昏而朔丈夫女子僊僊佚佚咸嬉遊焉躑躅焉羣以為美而卒不能言其所以美也樸廬先生為詩若干凡嘉卉襍樹荒祠古亭靡不以五字貓之而又自趙宋以來一典實一故事必襍述焉凡聖湖之所有者詩靡不有也即聖湖之業已無者詩則未嘗無也今而后聖湖之美先生言之矣且盡之矣惟是先生與枚同傍聖湖而生同別聖湖而仕當先生在家時未始有詩而今始追而為之則又未嘗不嘆人情之近則易忽而遠則相思也今年先生七十有六枚亦四十有五園田宅舍同具白門想重到

見時釣弋處相攜而迭話知復何日蒼蒼在鬢烟波在
天三復斯篇如蕩舟湖中水色猶明紙上然則先生之
索序于余也蓋亦越吟而使越人聽之之意也

幽光集序

人能詩矣不欲傳其詩雖然有天焉未可必也鏤梓而行之公之于天下而詩人之事畢矣余交海內詩人四十年其詩之已梓者勿論或未梓而其人存或雖不存而其子若孫猶存則梓之傳之吾何容心焉惟夫苦吟終身而且貧且賤且死且無後則所矜矜自抱者豈不如輕風飄雲之斷滅哉當其賞一句之奇搜一字之巧何嘗不沙爽焉有指千秋以爲期而一旦溘然付諸不可知之數易地以思于余心能無悄悄乎使微者自享原不足以長留天地間則亦聽其湮沉焉宜矣而往往不傳之詩有高出于世所傳之詩之上者則天之所以

留後死之人者其意爲何也何休云古者男子六十無子使之民間采詩余今年正符此例因取平生所餘亡友詩各加一傳梓而行之取昌黎幽光二字爲其集名嗟乎此集中者皆東西南北之人余業已不獲過其鄉弔其墓矣而藉此一編開卷宛然九原若作足慰莫年懷舊之思且使天下人得而讀之知我所集者如是我所未集者尚無窮也則或有繼我而爲採風者

雨亭公子遺稿序

今年春高公子雨亭從京師寄圖來屬其弟潤亭索余題詩圖畫美少年著縑單衣坐松石上心欽遲之以爲公子貴人也而飄飄然有物外之思何超儁乃爾且長於詩人麻集誰不趨公子下風者雨亭不此之求而偏走家潛千里外乞言于不肖之身何也居亡何聞宮傅有西河之戚心憂之未敢請問又月餘潤亭手一編而泣曰先兄未見所題圖已委化矣然先兄雅好吟詩曾執訊來索予詩與歸愍尚書詩今所存若干處其零落子爲我序而存焉余讀之罷則清婉想其人深于情者也敦古處者也淡榮利者也嗟乎物必相合也而後相

思銅山鐘鳴蕤賓鐵應皆以氣相感召者也雨亭之詩余一見而愛之然則余詩之蒙雨亭之求之也亦宜昔人云苟君雖少後再當託鍾君子巖老也半生烟墨不獲付托于知音而翩翩公子之詩反灑老淚為之點定天下事寧堪測量哉然歸恐尚書先雨亭一年而殁則此時之與雨亭地下賡歌無疑也而余猶視息人間未知何日得遂執鞭之願悠悠千載結此心則生不過晝上相逢死不過泉中一序天使我二人之交情如斯而已則又不如兩不相知之為姝也悲夫

胡稚威駢體文序

文之駢即數之偶也而獨不近取諸身乎頭奇數也而眉目而手足則偶矣而獨不遠取諸物乎草木奇數也而由蘖而瓣鄂則偶矣山峙而雙峰水分而交流禽飛而並翼星綴而連珠此豈人爲之哉古聖人以文明道而不諱修詞駢體者修詞之尤工者也六經濫觴漢魏延其緒六朝暢其流論者先散行後駢體似亦尊乾而卑坤之義然散行可蹈空而駢文必徵典駢文廢則悅學者少爲文者多文乃日敝若夫四六者俗名也庾柔楚及呂覽所稱四六非此之解柳子稱駢四儷六樊南稱六甲四數亦偶然語耳沿此名文於義何當宋人起而

嬌之軃倩流轉別開蹊徑古人固而存之之義絕焉自是格愈降調愈卑靡靡然皮傅而已雖駢其詞仍無資於讀書文之中又唯駢體爲尤儆吾友胡稚威有意振之得若干卷錯擲復駁技至此乎然吾謂稚威之文雖偶實奇何也　本朝無偶之者也迦陵綺園非其偶也今人不足取于古人偶之者玉溪生而止耳再偶則唐四家與徐庾燕許也吾將偶之而恐未逮乃先爲之序

蕭十洲西征錄序

馬端臨志地極博然吐蕃一考不過采唐書舊語而無所發明蓋端臨以宰相子爲儒臣未嘗出塞不能見而知之而兜牟介胄之士又不能磨盾鼻以相助就使有其人而爾時南宋屯危求保一隅尚不可得何暇走荒服以外載此輿地之學所以必詳于大一統之朝也吐蕃至　本朝爲西藏來享來王最爲馴伏蕭公十洲鎮安康五年著西征一錄余讀之不徒嘆其鉤考詳審而兼嘆公之將略獨偉出于等夷從來著書之道與治兵通治兵者號令其發凡也隊伍其體例也行止其章法也魚麗鵝鸛左孟右孟其目錄也大而至于鳥蛇龍虎

之變細而至于梁麗渠荅鉤梯井竇之微分而省之合而叅之必使部居別白而後可以克敵取勝公輯吐蕃之疆域以至物產方言靡不鱗羅包舉是豈徒矜典博以將鉅而爭太史之職哉誠恐小有驛騷則按圖籍措而安之無難也乃公竟齎志以卒不能爲帥師之長子銘功勒石唱呼而還又不獲爲鞬櫜象胥宴舌人而歌槃木得毋有未竟其才之憾乎然吾所悁悁而悲者猶不止是也每見世人藏書尺許問其子孫不知卷若干者多矣獨先生子松浦能抱父書來徵吾言以信之于天下其孝足稱也而予於窮山水雲間偶展卷觀覽遐荒戍鼓隱現紙上幾欲屬櫜鞬賦從軍一詩書中之

奇而自搔白髮則又未嘗不傷其身之老而衰也序成
投筆爲向西長望者久之

葉書山庶子日下艸序

同試鴻詞科同舉京兆同登進士同入詞館者余平生得二人焉其一為歸愚尚書其一為書山庶子尚書以詩名而先生以說經聞論者曰說經人多不能詩又曰詩頌聖者難工不知詩即經也賡歌喜起半頌聖也果能說經而何有于詩果能頌聖而何憂其不工先生著春秋若干卷晚年憯學益點歸恭遂 天子有謁陵平西取兩大典先生拜手賦詩藁而顏曰日下艸質不過朴麗不傷雅洵足以光揚鋪顯昭寶元妙因念先生與尚書俱持節俱銜文俱承恩阿又俱予告回籍以其道傳東南之學者文人遭際晚年益隆余齒最少官

最卑三十年來與先生宦轍乖迕通一訊不可得今忽相依石頭城下春餘夏初花欄水榭時時張飲置具婆娑文讌先生白髮飄蕭而余亦蒼蒼在鬢文人遇合晚年益靦然而回首玉堂彼此都如天上自今以往所以重科名而報 國恩者只在數行文字間乎昔也同升翱翔王路今也同歸咏歌昇平天實爲之非偶然也故承命爲序而不禁欣然奮筆焉

萬柘坡詩集跋

亡友萬柘坡遺集若干種魚門昵之陳古漁非之二人皆深于詩者也訟而質于余余欲通兩家之意特加點拔集中五七古沉鬱之思如窮淵泉而縋出之眞古豪矣近體索索殊少貞氣說者謂爲宋人所累余按宋名家絕無此種考厥濫觴始于吾鄉輇材諷說之徒專屏采色聲音鉤考隱僻以震耀流俗號爲浙派一時賢者亦附下風不知明七子貌襲盛唐而若輩乃皮傅殘宋棄魚菽而啖豨苓尤無謂也孫伯符謂公路云恨不及其生時與其辨論柘坡與余總角之交九原有知必喜聞過而余亦深悔當年不早進規語致留才人未竟之

憾逝者已矣來者未已爲抉其瑕以見其平生之所慎者止于是也而大莫乃以益彰且以嚴詩之防而謹其所趨否則文章公器自論者謂覧可以好尚異也其不然矣

南村唱和詩跋

昔予知金陵南村西圃兩同年時來官舍詰西圃蕪湖人南村蕪湖守一韋之杭渡江便至而三人者又均以詞臣改官故相得尤懽予乞病之年爲跋其同舟唱和詩忽忽三十年都不省記今年南村之子衍杜將板而行之寄此卷來屬予點定予就其詩考其存殁南村亡十五年西圃亡七年作序之寶意先生亦亡十年卷内人無一在者而予當日同官中最少年今亦皤皤六十翁矣杜少陵所謂老病懷舊生意可知除淚落行間外尚何餘語惟念衍杜能存先人之詩并能寄先人數千里外之友而使之共存其詩有子如此可謂賢矣至於

詩之淸婉讀者知之無需宣揚而一篇之中往往一則曰隨園再則曰推袁想見當日交情相厚如是而亦若預知我之將爲後死之人也噫

野處堂遺稿跋

徵士綿莊程君將趨校往助屬刊之役其季南耕于一編泫然曰此先君子所述作也先君子純終須問有踐繩之節其犖犖大者具諸名公墓表矣惟詩文之多遺嗣窮與亡兄憫過佚前人光集僅存者將付于梓予甚交而文與亡兄同梓公府爲加鋟簡端似于誼所不當辭校受而讀之其理淳其言正陋俗之芳翠于百州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嘗謂世無無本之學古所傳談遷之史常氏之經指父學也南耕與其兄以經史分家各有纂著非先生甚之者深何以有此然綿莊垂死以此編授南耕南耕年亦七十五矣耳聾目瞢行圈豚一

掛幾隨而猶日守父書欽欽在抱嗚呼哉孝也亦庶幾古之爲人後者歟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二

錢唐袁枚子才

篁村題壁記

壬申余北遊見良鄉題壁詩風格淸美末署篁村二字心欽遲之不知何許人和韻題其後忽忽十餘稔兩詩俱忘丙戌秋揚州太守勞公來誦壁間句琅琅然曰宗發宰大興時供張良鄉見店家翁方塓篁村原倡與子詩將次就圬宗發愛之告禁之店翁諾謝曰公命勿圬是也弟少頃制府過見之保無嗔否宗發竊意制府方公故詩人益抄呈之探其意制府果喜曰好詩也勿塓今宗發雖北路又四年兩詩之存亡未可知予感勞

公意稽首祝延之不意方公以尊官大府而愛才若是亟錄所誦存集中夸于人道失物復得然卒不知篔村爲何許人今己丑歲矣八月十一日飲江寧梁方伯所客有蕭山陶君者蒼髮淵雅傾衿談甚樂不知即篔村也次日來又次日詩來署名曰元藻終不知即篔村也弟子陳古漁闖然入擲其小印曰與陶篔村在此耶余聞之如結解如迷釋如天上物墮適適然起羅拜古漁耳篔村名甚久而不知余之更先之也今夫天下大矣方聞之士衆矣邂逅忽忽付諸澹漠寧料有承顏抗手時耶旅壁殘題點剝無幾僅數而此五十八字偏蒙護持又寧料知音之外更有知音耶相思垂二十年卒不

遇既遇復將交臂失又寧料有旁人來無心叫呼爲指而明之耶然方公勞公俱已物故而我與篁村幸留其身以相見則又安得不駭且贅而終之以悲也因憶乎生過邗江寺壁愛茗生詩過金陵書肆愛東亭詩二人者均不著名氏均訪得之一爲蔣君士銓一爲鐵君湖衣幾均登甲科入翰林與余同史館而茗生自西江移家來得朝夕見甚狎東亭則終不見且死矣或未必知余之拳拳其相思也友朋文字間亦有遇有不遇而況其他遭際哉

隨園記

金陵自北門橋西行二里得小倉山山自清涼胚胎分兩嶺而下盡橋而止蜿蜒狹長中有清池水田俗號乾河沿河未乾時清涼山為南唐避暑所盛可想也凡稱金陵之勝者南曰雨花臺西南曰莫愁湖北曰鍾山東曰冶城東北曰孝陵曰雞鳴寺登小倉山諸景隆然上浮凡江湖之大雲煙之變非山之所有者皆山之所有也康熙時織造隋公當山之北巔構堂皇繚垣牖樹之萩千章桂千畦都人遊者翕然盛一時號曰隋園因其姓也後三十年余宰江寧園傾且頹弛其室為酒肆輿臺嚾呶禽鳥厭之不肯嫗伏百卉蕪謝春風不能花余

惻然而悲問其值曰三百金購以月俸茨牆剪闔易簷改塗隨其高為置江樓隨其下為置溪亭隨其夾澗為之橋隨其湍流為之舟隨其地之隆中而欹側也為綴峰岫隨其蓊鬱而曠也為設宧窔或扶而起之或擠而止之皆隨其興殺繁瘠就勢取景而莫之夭閼者故仍名曰隨園同其音易其義落成歎曰使吾官于此則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則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園者也遂乞病率弟香亭甥湄君移書史居隨園聞之蘇子曰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然則余之仕與不仕與居兹園之久與不久亦隨之而已夫兩物之能相易者其一物之足以勝之也余竟以一官易此園園之

奇可以見矣巳巳三月記

隨園後記

余居隨園三年捧檄入陝歲未周仍賦歸來所植花皆萎瓦斜隨梅灰脫于梁勢不能無改作則率夫役芟石留覷土脈增高明之麗治之有年費千金而功不竟客或曰以子之費易子之居胡華屋之勿獲而俯順荒餘何耶余答之曰夫物雖佳不手致者不愛也味雖美不親嘗者不甘也子不見高陽池館蘭亭梓澤乎苕然古蹟憑弔生悲覺與吾之精神不相屬者何也其中無我故也公卿富豪未始不召梓人營池囿程巧致功千力萬氣落成主人張目受賀而已問某樹某名而不知也何也其中亦未嘗有我故也惟夫文士之一水一石一

亭。一。臺。皆。得。之。于。好。學。深。思。之。餘。有。得。則。謀。不。善。則。改。
其。蒔。如。養。民。其。刈。如。除。惡。其。創。建。似。開。府。其。浚。渠。貫。山。
如。區。土。宇。版。章。然。而。識。之。神。而。明。之。惜。費。故。無。妄。作。獨。
斷。故。有。定。謀。及。其。成。功。也。不。特。便。于。已。快。于。意。而。吾。度。
材。之。功。苦。措。思。之。巧。拙。皆。于。是。徵。焉。今。園。之。功。雖。未。成
關之費雖不貲然或缺而待周或損而待修固未嘗有
追以期之者也孰若余昔年之腰笏磬折黽黽喧呶乎
伐惡草剪虬枝惟吾所爲未嘗有制而掣肘者也孰若
余昔時之仰息綮棨請命大府者乎五代時儔欖利宴
宜德堂歎曰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余今年裁三十八入
山志定作之。居之。或。求。可。益。也乃歌以詠之曰前年離

園人勞園荒今年來園花窬人康我不離園離之者官
而今改過永矢勿諼癸酉七月記

隨園三記

園林之道與學問通藏焉修焉不增高而繼長者荒于嬉也息焉遊焉不日盛而月新者狃于便也然鬻者爲之徒飾狐析亂而已吾固不然爲之勤遊之勤恆若有所思念計畫以故登登陾陾耳無絕音雖然學之不足精進可也園之不足則必傷于財而累于廉烏乎可繼乃恍然曰人之無所棄者業之無所成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此非疆宇之有所棄乎夔典樂則棄禮孔子執御則棄射此非學術之有所棄乎天且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孟子亦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吾于園則然棄其南一樣不施讓雲煙居爲吾

蕘空遊所棄其寢陊剝不治俾妻孥居爲吾閉目遊所。山起伏不可以墻吾露積不垣如道州城蒙賊哀憐而已。地隆陷不可以堂吾平水置槷如史公書旁行斜上而已。人壽不如屋吾穿漏浚構宋廡小于狙猿之杙如管晏法期于沒身而已。不諏日不用形家言而築毀如意。變隙地爲水爲竹而人不知其不能屋。疏聰而高甚納遠景而人疑其無所窮。以煩護長。以疎彰密。以豫畜材爲富。以足其食徐其兆而不遽爲。牆工而恤夫。使吾力常沛然有餘而吾心且相引而不謀。此治園法也。亦學問道也。丁丑三月記

隨園四記

人之欲惟目無窮耳耶鼻耶口耶其欲皆易窮也目仰而觀俯而窺盡天地之藏其足以窮之耶然而古之聖人受之以觀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於止知其所止黃鳥且然而況于人圖悅目者也亦藏身者也人壽百年悅耳目不離乎四時者是藏吾身不離乎行坐者是今視吾園奧如環如一房畢復一房生雜以鏡光晶瑩澄澈迷乎往復若是者于行宜其左琴其右書其中多尊彝玉石不籌橫陳數十重對之翛然以遠若是者于坐宜高樓障西清流洄洑竹萬竿如綠海惟蘊隆宛暍之勿虞若是者與夏宜琉璃嵌牕目有雪而坐無風若是

者與冬宜梅百枝雜十餘渡月來影明風來香聞若是
者與春秋宜長廊相續雷電以風不能止君之足若是
者與風雨宜是數宜者得其一差強人意而況其兼者
耶余得圖時初意亦不及此二十年來廊次比偶文徵
此地藂者如彼成者如此既鎮其裝矣夫何加焉年且
就藂以農易仕彈琴其中咏先王之風是亦不可以已
乎後雖有作者不過潤澤之耶丹䨼之飾可必其無所
更也宜為文紀成功而分賦名目以效輞川云丙戌三
月記

隨園五記

志餘於才則樂才餘於志則不樂吾志願有限而所詣每過所期自分官職得郡文學已足而覺知大邦家計得十其中已足而覺擁百畝園得一椽已足而覺四記之疏名目而分詠之私揣余懷過矣哉不意數年來過之中又有過焉余離西湖三十年不能無首邱之思每治園戲倣其意爲隄爲井爲裡外湖爲花港爲六橋爲南峯北峯當營構時未嘗不自計曰以人功而倣天造其難成乎縱幾於成其果吾力之能支吾年之能永否今年幸而皆底於成嚮使吾居故鄉必不能終日離其家以遊於湖也而茲乃居家如居湖居他鄉如故鄉縣

思之若甚幸焉徐思之又若過貪焉然讀易賁之六五曰賁於邱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輔嗣註云施飾于物其道害也施飾邱園吉莫大焉謂邱園草木所生本質素之處故雖加束帛雖吝而終吉左氏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余雖貪不知止而能合於易以操土風或免於君子之譏乎彼世之飾朱門塗白盛者或為而不居居而不久而余二十年來朝斯夕斯不特亭臺之事生生不窮卽所手植樹親見其萌芽拱把以至于蔽牛而參天如子孫然從乳哺而長成而壯而斑白覽一一見之皆人生志願之所不及者也何其幸也雖然草木如是吾亦可知矣既可知則此後有不可知者在矣戊子三月

記

隨園六記

嘗讀晉書太保王祥有歸葬隨葬兩議方知隨之時義不止觸物入妥息而已也余先君子卒於江寧欲歸葬古杭慮與機之艱不果欲隨葬茲土又苦無營宅所以故將牢先豫慢葬者十有七年思古人未葬不除服之義惕然自以爲非人今年春有形家來謀園西爲兆域者余開往視則小倉山來脈平遠爽塏左右有嶽隴岸歷草樹觀犂封以爲塋竿如也因思予有地廿年不知一旦而知毋亦先君子之靈有以詔我乎遂請于太夫人以己丑十二月十六日扶柩窆焉塋離園僅百步以故牆翼安穩得時時除其艸灌其峷樹畜諸其墓石子

故貧士幼時先君子蒔遊楚粤余遊學京師父子常相離也今以一圖之故而先君子眉於斯祭於斯奠幽宮于斯父子燕來嘗一日相離是豈強而爲之哉亦隨其地之便心之安而已塋旁隙地曠如余倣司空表聖故事爲已生壙將植梅花樹松與門生故人詩飲其中若是者何子隨父也壙界爲二俾異日夾滑可度若是者何妻隨夫也壙尾留斬板者又數處若是者何妾隨妻也沿塋而西有高樹簉衍而長凡僕從臧獲婢嫗之亡者聚而瘞焉若是者何僕隨主也噫乎古人以廬墓爲孝生壙爲達烯狗馬爲仁余以一圖之故習三善而名焉誠古今來開局之一變而隨之時義遠乎死生晝夜

推恩錫類則亦可謂大矣備矣盡之矣今而後其將無

記則尤不可不記也庚寅五月記

陶氏義莊碑記

古立大宗以保財歸之有不足者資之於宗後世廢宗法遂有一族而與日相視者然漢之樊重魏之楊播均能散所有濟族人數世之窮第未嘗稱表其莊綽楔而書譜行其心之所安而不以為義也范文正公修其法號曰義莊公之心豈以義自居哉以為仁事也而義名之然後使吾子孫知如是則義悖是則不義方克踵行勿倦與吾意相終始而天下之大人心之同必有嗣義無窮而繇乎千百世後者濟陽陶氏之遷於吳也距文正公六百年矣族落落大滿不能無窶人子徵仕郎世魁聞范氏之風而悅之其子員外篠尊父志以繼先賢

割沃畬蹋莊鳩厥宗支振廩同食月會而旬計之吳之人以爲今之陶昔之范也今夫江河之大綿亘萬里而世不能無斷港絕潢者非其本支故也若夫岷山之旁流濫觴之微波而淤塞就枯焉人能無憾於江河乎惟其能以九里之潤灌溉百川而江河乃愈增其大然則陶氏之以仁爲富也乃其善於持富也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易曰何以聚人曰財聚即收之之謂也天下人非財不收而況於本族乎余與篠之子振犖戊午同試京兆別二十二年相見輦下持此顛末屬余爲記余感故人亟逢邅閒高義而又私念袁氏族黨零落難收雖徒力有所謝然亦自傷其聞之之晚焉

戊子中秋記遊

佳節也勝境也四方之名流也三者合非偶然也以不偶然之事而偶然得之樂也樂過而慮其忘則必假文字以存之古之人皆然乾隆戊子中秋姑蘇唐眉岑挈其兒主隨園數京傭之能于烝鼈首也尤且曰茲物難獨噉就辦治願安得客余曰姑置具客來當有不速者已而淳邑翟進士雲九至亡何真州尤貢父至又頃之南郊陳古漁至日猶未昳眉岑曰予四人皆他鄉未攬金陵勝盍小遊乎三人者喜納屐也趣趣以數而不知眉岑之欲飢客以柔其口也從園南穿籬出至小龍窩雙峯夾長溪桃麻鋪芬一漁者來道客登大倉山見西

南角燗銀簁瀰曰此江也江中帆檣如月中桂影不可辨沿山而東至蝦蟆石高壙穹然金陵全局下浮曰謝公墩也余久居金陵屢見人指墩處皆不若茲之嘶且周穪念墩不過土一坏耳能使公有遺世想必此是耶就使非是而公九原有靈亦必不捨此而之他也從蛾眉嶺登永慶寺亭則日已落蒼烟四生望隨園樓臺如障輕縠紗參錯掩映又如取鏡照影自喜其美方知不從其外觀之竟不知居其中者之若何樂也還園月大明蟹筵酒良瓏首如泥谿皆卄而不能絕于口以醉席間各分八題以記屬予賦余過來近十三中秋矣幼時不能記長大後無可記今以一瓏首故得與羣賢披烟

雲辨古蹟遂歷歷然若真可記者然則人生百年無藏不逢節無境不逢人而其間可記者幾何也余又以是執筆而悲也

西磧山莊記

江橙里先生得西磧山莊之次年賦詩八章走幣索予爲記余告之曰凡遊其地而不能忘者心記之勝于筆記之也予遊山莊一稔矣愛其形勝之奇天施地設非人所爲故嘗罄諸心目微予之請方將藉楔槃當臥遊而況受主人諈諉耶莊在胥門鄧尉之西舊號逸園離城七十里極蠏胥鮭菜之饒入其門古梅鋪棻芳樹蓊蔚曲澗峻巖環廬而呈所稱表者有滿暉閣有九峰草廬有釣雪槎有鷗外春沙館凡十餘處皆各極其勝而騰嘯臺爲尤奇臺袤丈畝許西磧山從背起接天蒼蒼然面臨太湖三萬六千頃之烟波浮湧臺下余遊時適

主人程君外出相傳園已售揚州江氏俄而有持蘊火來罨竈者詢之果江氏家僮予素知程故高士能詩聞其棄園而駭及聞橙里得之復姝姝然喜蓋橙里之才且賢猶夫程君而與予交尤狎于程君故也因思古者楊憑之宅白傳居之嗣復之園王縉居之天于幽邃夐絕之境往往鄭重愛惜必畀諸克稱此居之人轉不若朱門華堂之濫施而無所于靳也雖然學問之道無窮園亦然程君治園之力盡矣故棄園橙里之力有餘故得園然則增榮益觀又安知非天之為園計而故乃捨舊而新是謀耶經之營之似亦橙里所不宜得已園中字樹無可改更惟臺旁少屋天風清爽客難久留得博

數椽其間觀魚龍出沒與縹緲莫攀二峯朝夕拱揖豈非置身天際哉有此室成予雖衰所不百舍重趼而再至者有如此水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三

錢唐袁枚子才

安徽布政司新廨題名記 代許公作

凡事之設始者古今人之所屬目者也即其官非始建之官而官所駐劄之地自某人始則後之人必將考其姓名以紀其行事　本朝分安徽江蘇爲上下江省安徽布政使司駐劄江寧由來舊矣乾隆二十五年

皇上命增設江寧布政司一員歸安徽布政司于安慶繇者分之遠者近之所以廣治化專事權也而松估道爲始駐安徽之布政使司除備領外一切草創因太守舊署而爲署厥先爲文堂皇次賓館次燕寢署之東因

司馬舊圃而為圃栽竹木豈亭增岑樓焉登可見龍山工既成將適石陷變而不禁悚然曰凡治事者遙而度之不若近而按之之切也專而謀之不若聚而成之之善也今有容遊而理家者雖聰強廉察十中八九而無如身為甯公終懸揣焉一旦歸家則撫髀稱益燦若列眉然其旁或無尊長之誨示兄弟子姓之贊助或雖有之而非其同居共休戚者則計雖就就亦未必盡善安徽布政使司之駐江寧此容居而治家者也其所接將軍司道府佐州縣其尊長兄弟子姓之不同居不共休戚者也　天子知之故以安徽官還安徽又使日附近其中丞觀察使府佐州縣咨諏詢度以治安徽之百姓

此于爲政順之至者也欲不治也得乎雖然彈琴者改弦而更張之必其聲之和于前而後不負所以改弦之意元承置十三行中書省于諸路添設平章則代改爲布政司蓋即所謂使相者是也以其尊之職而又夏然爲開府之首其將何以稱之必也如工居肆如則進嘗使改歸之效確然可指而後此心則安否則其在近也又何異其在遠也後來之君子當思此言

醉嘯軒記

醉而嘯醉宜嘯而醉嘯宜環流于二者之間庶幾古達者也功圖主人作醉嘯軒華不雕鏤不虞陀陊紛而幽素簡悉稱既成凡夫貌讌者傾衿者棋者弈者韵絃索者投壺格五者醉不厭至能醉則醉能嘯則嘯主人亦聽客之所為辛卯冬予過蘇州主人為軒索記為記飲余余不能飲何以醉不能歌何以嘯不醉不嘯又何以記軒然夫醉與嘯之義有一二聞于師者按嘯旨十五章曰疋曰叱其法今絕矣惟醉人如雲法似不絕然而心醉六經者少則猶之乎絕也吾願遊是軒者能酣典墳則醒亦醉能和心聲則嘿亦嘯若夫瞢瞢然醉

而已矣嗷嗷然嘯而已矣殆非主人意耶謂余不信請質之軒

馬骨記

丙戌夏五門人陳熙將遠行予止而觴之酒行門外人聲嗷嗷鬧者手一物入曰皖人畜馬馬疲臥死剖之腦有骨若山峰毅然黃一市爭傳觀無能名閩醫閻主人能博古故來問訊予諦視亦瞠也謝之去居亡何陳生參戶入曰昨閱拾遺記載馬首有骨白者日行千里黃者日行八百里前所見馬骨黃其生時殆八百里馬乎予聞而嘆曰斯古所謂骨法應相者是也今王侯上廐其莝香其披錦障者寧得有應相馬乎然而皖人竟有之矣有之而不能知屈馬以死死而不能知戴骨以訪訪而終不能知棄骨以去嗚呼天下之不遇孰有如

茲馬者乎雖然彼野人也馬死則已耳不野墐之而遠詢數百里外予于拾遺記頗檢校而臨事輒忘陳生非有意檢書而忽于此數日間爲死馬得當以報然後知天之生才若隱若現若不遇若遇若有意若無意于淹沉已極甫無所復之中而又必使其身分畧一表明嘻其憐馬耶其示人耶

史公張秋治河記

乾隆十六年夏六月二十八日黃河決豫州自陽武建瓴而下出延津遶長垣東明逕齊甯壽張東阿等郡川瀆來滙如馬逸不止秋七月二十日水穿張秋之掛劒臺而東出大淸河入海當衝者城不沒三版民惶恐無措號泣者相環諸河官色變而言哤或請塞掛劒臺口或請排黍田下疏其流或請貸百姓金聽自遷徙沂道史公抑掌止之下令曰築南北隄二百丈毋稍遲緩成水不左右衝民稍安公乃上書總河顧公曰掛劒口已爲江河奔黃流稽天隄根茫茫將焉措土石欲挑濬者此刷彼淤舂鍤無所施夫上源不斷徙急下流是屋梁

之崩而輔以數代之支不鉄則改爲今計宜聯豫東兩省爲一局急塞陽武咽喉既斷流乃從事于東東所漫處宜築故瀆開新河易西岸爲東岸旁築兩隄如冀東而張之增二埽遏水北行如此則河力漸退功可成有他變求諸身當之書上當事者壯公言報曰可公乃駐節河上轉巨石作大木審形司馬別駕行飭料丞若尉行冬十一月十一日塞陽武口十二月朔黃流絶拔河積水消再四日告成清流如鏡水波不揚萬姓幽踊百貨無貫費帑一萬有奇是役也微吏公幾殆哉校自陝歸泊濟寧公以其狀來且夫河決無期而算須有定余豈矜而自功耀後人哉然逆變之用多所參證則詳而

益明背趙充國屯田于邊封上文書曰須爲後法余慕古人之用心謂子之筆墨將使後之治河者有所考也枚曰諾遂紀其實于碑

俞氏義塚碑記

周禮蜡氏掌除骴有死于道路者埋而置楬焉又族師十家爲聯五人爲伍使相葬埋古制民之產名山大川廣谷無禁地公地也慈民之所使之敬送死無憾今任土之法廢矣尺寸皆民私也流離之氓夭爲鬼殍橋死於中野横陳而已誰能無殘虐士而損所有以仁其類乎丙子歲江南游飢札瘥夭扴鷄鬼相望捐瘠者焚如者漂溺者蠅蚋之所姑嘬者屬于道俞子曉園以爲大戚施櫬于餘地百畝聚遺骸而掩諸幽壑之纍然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饕而臨如旅人咸韙得安宅焉鄉里感之有司韙之朝廷旌之曉園亦仁矣哉曉園又來曰

余新安人也買遷江寧去住無恆弗告茲塚於邑長盧有奪其界者是爲善不竟也請牒地若干輸于官立精又善法俾傳永永無極吁嘻園非獨仁其智且足用也

余考春秋晉鄭之間有隙地曰玉暢頃邱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盟曰勿有是及子產卒宋人取錫遂尋干戈又周禮墓大夫率其屬而巡墓厲古人之于地界或盟或巡猶有爭者矧茲荒兆難徵于鬼非嘻園意思深長他日者且湮且紊且侵削且鏟夷雜下窺伏陵窘爲枯骨累矣欲世世爲子孫世變宜詳區界而勒諸石凡核得塚長一百七十六弓二尺寬一百三十四弓其存爲捨櫬費者中有熟地盧舍按年收子利四十餘緡

江寧府題名碑記代　陶公作

守。官。如。守。舍。然。前。此。居。者。不。知。幾。何。矣。後。此。居。者。不。知。幾。何。矣。其。後。此。居。者。不。可。得。而。知。也。其。前。此。居。者。則。遂。泯。厥。列。如。表。之。示。目。數。之。諸。耳。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與不善。嚮非君師此古人官廨題名之所由昉也江寧轄七縣。冠九府州于古爲赤縣畿甸之全我朝選人御世百四十年勤民恤功尤重二千石之選課最者擢之撟虔者翦之久倅者　召見之吏治蒸蒸光于古矣予甚移來淮抵其根之華靡俗之康艾當涓涓在抱遽蹈詩人刱顛之譏欲景前躅以自範而蘼無名籍文獻缺然竊不自揆謹考順治元年以來得四十五人

籍其姓氏爲之扁表嗟乎此四十五人者或久或暫或賢或否或騰而遷或隊而斥遂雖不同而要皆懷印負紱臨民師吏先余而居此者也即其在位之歲時以考其政治之得失思齊乎自省乎目及之而欲耳聞之而將豈徒作區區之甲乙銜同官錄觀哉昔尹鐸尹晉陽委上以爲師保得其王畫先賢于壁以自勉二人有心先我而得後來之君子將有感于斯與亦將有感于斯言

漁隱小圃記

吾宗有賢曰漁洲居士居士有園曰漁隱小圃在楓橋之西袤廣百弓客之往來於吳會者可以泛航而至去年予初遊目見有所謂無隱山房者做山谷答長老之旨植桂甚繁足止軒者僅容二人膝語甚奧燕聯堂者長床重席可以張飲會賓甚恢宏刻岫樓者迤邐穹隆靈岩諸峯甚曠其他館曰鳥催閣曰來鎮亭曰小衡山池曰戲荷率皆田峯紆流有匯巖晃漾之觀漁洲告予曰此外舅盤溪王氏之故居也沈文懿公與一時名流賦詩于此石刻尚存予聞之憮然蓋盤溪與予交文懿與予同年二人存時予尚不知有此圃也夫世之以園

傳子孫者多矣不逾時遺其毀裂當時賓從或倖睨於頹垣敗瓦間漁洲不獨能爲盤溪之園增榮益觀兼能使盤溪之後人補其從前未到之憾此其才且賢爲何如君子嘉夫園也尤嘉夫居是園者也惜予識盤溪晚識漁洲更晚不獲與石上諸賢同時賦詩又遠隔白門未能屢至心殊拳拳然而園公地也亦私舍也夫已氏得之孰若吾友得之吾友得之孰若吾宗得之毛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州雲有知必當相睨攻其頻求非我而誰宜漁洲作記之詞嚴乎如有急色耶

記何容叟

舟過燕子磯泊古寺有叟訓數僧貌臞而古鬚髮墮落高吟所作詩齒缺不能音揖而問之曰叟其有道者歟曰余非有道者畏於道者也詢其姓曰趙何容人母孕之即不茹葷九歲齒決肉嘔遂絕之誓不娶年十九母亡慕茅山三洞爲神仙居絕欲得之佗然從三人而行裹糧趨洞所洞果然黑人倒臥作蛇行以進叟先入墮水幸淺無所傷二人者秉燭繼之蝙蝠啞啞萬數如大片黑雲來撲火火滅其一蜿迤長三四尺狂走有聲三人皆長聯衣帶行山根蹦頂磯倡石乳雨下訖不得住又五六里得坦穴開鏗磬鳴大喜斧之石髓水所爲望

如黑海昏霧杳貌波浪大作不可窮也鐙盡滅且飢爲
是倦而止從原徑返行且卧迷無所復聞人聲如天外
呼者則三人之戚友具麥飯紙錢號於洞口也率以繩
三人同上見青天如得故物人間已三晝夜矣叟歸學
茹氣呼吸法于三人中最爲長年卒衰癈與他老人同
無所名一錢乃敎小僧伺食飲以卒日自悔空然慕道
幾死穴中嗣後有搖擧而道神仙者以爲妄言非矣

江寧訓導廳壁記

校官官最卑俸最薄廨最庳陋其長如是其貳可知江寧訓導署有廳三楹為前明祠周忠節公所來官此者率僦屋僻巷賃僦于其間非樂神人之雜居也姑舍是而無以為居也曹君菽衣蒞茲未久邑之人興修學宮改祠周公于明德堂之右于是三楹廓然始為君所有君庀治之平其欹陷增其桌榥於槃洞掃除昔前人姓氏而屬余為記鑱兩石陷之壁間余按老子云與物且者其身不容君子不可與物為苟且也是以叔孫昭子所到雖一日必葺其墻屋曹君本名家子結髮束修僴然思有所建立使周祠不遷吾知君必俛期發力

別創禮堂以與諸生講習而況事與附偕先賢如有道以護之哉雖然力不足而強爲者殆身不免而旁求者勞校官所入甚微倘物土何滿陳之無藝則功必難就又或出位越思求助于人人必掉磬之捉搦之功亦未必就曹君既不肯薄其官視如傳舍而又求譽旁呼將伯以傑其廉卒之室衙完而道大適此一役也于以見天下無不可新之地無不可免之官後之坐是廳者俱當億其次而賢其志也廳之前有榆甚古有竹甚宂有栢有棚甚稚有池甚窪渫將次第葺之各因其質以成其美則教士之法亦于是乎觀

江安糧道題名碑記 代陶公作

題名始于漢光和四年而官廨題名厥惟唐始予守江寧仿唐人故事考前人姓氏而書之旋蒙　天子恩擢江安糧道之職循例以書焉啟以後按國初御授副使一員撫全省糧務順治五年改設糧道轄江安徽寧滁和等十府四州自後或裁或置或兼分巡或專督運或添設庫大使或巡快並僉雖時時小更而要之擇米慎察吏廉督漕勤僉丁公四者具則監司之職盡焉唐劉晏為轉運使見一水不通思荷鍤而先行見一粒不運思負米而先登有味乎其言實獲我心矣雖然邦伯侯牧民事紛如供職大難糧道則漕糧一端而已中才循

循僉能催科趨限辦粟京師　本朝四十三官鮮以不
職聞就其中只周櫟園王樓山二公聲稱隆考其敷施了無他異可知人能重官官不能重人榮乎誰無名姓能使後之人僂指及之而儼然若有所慕此其故豈在出身爵里之間乎然非出身爵里則其人亦莫得而詳也合備書于右